

1604

洛阳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3年12月

洛 阳

LUOYANG

文 史 资 料

WENSHI

ZILIAO

14

1993. 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7673/30

审 编：李克勤
主 编：王敬阳
编 辑：马月玲 赵新平
校 对：赵新平 马月玲

洛阳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洛阳市凯旋东路 邮政编码：471000)
洛阳豫西印刷厂印刷
(洛阳市行署路7号 邮政编码：471000)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5 180千字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豫内资料准印通字洛新出发第(93)078号

目 录

解放豫西和洛阳工作时的回忆	邵文杰 1
抗战胜利后在豫西工作的自述	贺崇升 60
洛阳解放前后	韩 林 69
挺进豫西 解放汝阳	魏维良 74
解放战争时期浉北山区对敌斗争纪实	党迎春 韩改蛟 94
周季方回忆洛阳工作	马月玲 119
南下在洛阳工作的回忆	胡青坡 127
建立洛阳职工学校的经过	汪立波 160
《新洛阳报》社二三事	李 彬 163
豫西千校沿革	翟 耀 174
洛阳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工作回顾	宗树铮 178
解放初期洛阳市民众教育馆	李振山 193
略述洛阳专区建国初期文化工作的开展	李健永 208
太岳兵团二十八团参加洛阳战役的经过	于克法 215
强渡黄河第一船	王志忠 225
奔袭新安城	郭治国 229

洛阳地下交通站 张钦长 231

1949 年洛阳剿匪综述 陈效明 尚中奇 244

我知道的豫西剿匪情况 杨玉明 266

补白

重访洛阳 巴南冈 177

审 稿 牛星光 张纪伦 杨文正 赵 苏

白景佑 贺官保 杨树藩

刘平山 李冷文 卞西九

解放豫西和洛阳工作时的回忆

邵文杰

集中干部，准备随军过黄河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各解放区军民都奋起进行自卫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整批整批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国民党的和平既然已经毫无可能，那就必须彻底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战争中的力量对比在迅速起变化，等到一定时期，我们必将转入战略性的反攻。到那时，黄河吗，要过！长江吗，也要过！各个解放区一面在进行当前的自卫战争，一面在积极准备战略性的反攻。

豫西工委的任务，就是为我军将来渡过黄河解放豫西时做好开展地方工作的准备。除了和豫西地下党作好联系，使地下党同志有所准备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准备干部，以便随军过黄河开展地方工作。要早些集中必要的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准备。同时还对这些干部进行一些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训练。这些工作都是在太岳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集中干部的准备工作的从1946年冬季开始。太岳区党委指示，在太岳区的原河南干部（主要是河南人并在豫西工作过

的干部)，工委可以提出名单，由区党委调给。前后集中在下交和附近村庄学习的干部约有 300 来人。其中县级干部有 20 来人，共编成三个中队。

被调来的同志，听说是准备大反攻，要解放豫西，还要解放全中国，真是高兴极了，一个个情绪昂扬，摩拳擦掌。对这些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容易做，通过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和区党委指示，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一致了。但有些同志总还有急躁情绪，急着打过黄河去。

武器，这是在战争中必须有的。除了工委已经有了一些武器，有些调来的同志随身也带有短武器外，组织上批给我们一些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同志们每天除政治学习外，就在野外练武。实弹演习时，各种枪声震荡着原野和山谷。在当时，这种象征着人民解放的枪声，听起来真是最协调、最激越、最激动人心的音乐。

在机关的同志继续做好其他有关过河的准备 work，只要党中央的进军命令一下，就可以迅速集中，随军出发。

见李先念同志，接受过河指示

1947 年 6 月的一天，太岳区党委来电话，说李先念同志要豫西工委一位负责同志到晋城见他。当时贺崇升和刘道安同志以及赵天锡和慕迈轮同志等都去晋南参加土改工作了，只有我在家。我想先念同志一定有重要事情安排，就立即动身到区党委去。

见到区党委负责同志后，知道党中央已经决定对国民党展开战略反攻，并决定由先念同志率五师从太岳区南都打过黄河，豫西工委的同志随五师过河。因此，要我去晋城见先

念同志，接受过河指示。

五师司令部驻在晋城北10来里的南石店村。第二天我到南石店后，立即去见先念同志。他住在群众家里，是两间厦房，房内有一张挂着白蚊帐的木床和简单的桌凳。

我向先念同志汇报了豫西地下党的情况和豫西工委的情况。以及集训的干部情况。他对过河问题作了指示，主要是要求我们迅速做好过河的准备工作，至于什么时候过河还须等候中央命令。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五师司令部内刘子久同志处。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又和五师的几个同志研究了过河的一些工作问题。

我从晋城回来，又到区党委汇报了先念同志的指示。区党委决定迅速把在晋南参加土改工作的豫西工委的同志（包括集中的干部）调回来，继续学习和准备，待命出发。

工委的同志回来，听到要过黄河的消息后，十分振奋。很快做好了待命出发的准备。

随太岳兵团过黄河

中央本来决定李先念同志率五师从太岳区南部过黄河，后又命令先念同志率部随刘、邓大军从东部过黄河，改由驻太岳区的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率新组成的太岳兵团（包括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三十八军）从太岳区南面过黄河。

过河前建立了前方委员会。由陈赓同志任书记，委员有谢富治（四纵政治委员）、韩钧（四纵副司令员）和裴孟飞（原太岳区党委副书记）。前委领导全面工作，既指挥军队又领导地方工作。豫西工委也改组了，由裴孟飞同志兼任工委

书记，刘道安同志任副书记，我仍任宣传部长，贺崇升同志是工委委员兼任将要解放的豫西专员。工委受前委领导。

1947年8月中旬，工委干部都集中到阳城东门外阳高泉村待命。除工委以前集中的干部外，太岳区党委又调集了几百名干部，也交给工委统一领导南下。这时候，四纵有一部分已在济源县境待命了。

8月20日以前，我们奉命出发。阳城到济源的黄河渡口约150公里左右。沿路都是山区，下了太行山后向西才有一段平路。路上经常遇到四纵的后续部队。

人人都知道要大反攻了，沿路群众也都兴高采烈，眉开眼笑，亲热地用茶水招待南下的同志。战士们一面行军，一面唱歌，或者高兴地议论着打蒋介石的事。有时候在路上遇到敌机扫射，战士们不仅不惊慌，甚至连躲避也不躲避，照常行军。

走了一段平路以后，我们又进入了山内。因为离黄河边太近，需要隐蔽地从山沟里走。8月24日下午来到了准备第二天渡河的地方，即新安西沃村对岸山后的一个村子。

这时候，四纵的先头部队已于23日拂晓打过黄河了（太岳兵团的西路于平陆同时打过了黄河）。开始，部队是从南岸西沃西边不远的荒坡村（距离西沃10公里）登陆的。是在北岸民兵的配合下，组织葫芦队（带着葫芦过河），利用黑夜和两岸悬崖陡壁的地形，并在炮火的掩护下登岸的。敌入的碉堡被我军炮火彻底摧毁了。葫芦队登岸后，立即占据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坐木船过河，很快就占领了西沃村和附近的高地，歼灭了守敌。大部队过河后，毫不延迟地迅速奔袭新安县城。8月25日凌晨部队就到新安城下了。这时候，

县城内国民党的头头们，因为已经得到解放军过来黄河的消息，正在开会研究对策，没想到解放军这样快就到了城下，当解放军越过城墙冲到街上时，国民党才发觉，仓猝应战。那些正在开会的国民党头头们，听见枪声，各自逃生。有些人翻城墙逃跑。守城的保安团全部被我军消灭。

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到达黄河边的当天下午，我和几位同志登上山头了望。黄河在群山之间流过，汹涌奔腾，声震山岳。解放军部队仍在继续船渡。天空有国民党飞机侦察。河对岸东南方向枪声阵阵。正南方能看见我军击毁的敌人碉堡。满眼都是战争景象。

8月25日，一早就下雨，越下越大，我们这支干部队伍就要在这天的上午过河。过河前，先在一个山沟里整好队形，然后按次序过河。木船很小，每船只能坐十几个人，船又很少，我们这支儿百人的队伍用了好长时间才渡完。我们过河时的心情非常激动。黄河啊黄河，你终于迎了解放的一天！可爱的黄河浪涛，送我们一船船地南下。这时候铺天盖地的风、雨声和黄河的波涛声合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进行曲，为我们南下的同志们大壮声威。黄河不再为等待解放而呼叫，而是放声发出震天动地的欢笑。

过来了！过来黄河了！又回到豫西了！1940年4月我是秘密地离开了你；现在，1947年8月，我是公开地回到了你的怀抱，这象征着革命的胜利。

竹园会议

我军解放新安县城后，即向南向西发展。对洛阳和洛阳附近的敌人暂时不去管他。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急需干部

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关于县一级干部的分配，在过河以前已经有了初步方案，其他干部也需要很快分配。于是过河后的第二天，工委就在距西沃不远的竹园村开了一次会。

会议由工委书记裴孟飞同志主持，我提出了已和工委有些同志酝酿过的干部分配意见由工委会讨论通过。主要县级干部的分配大致如下：

新安：县委书记，赵天锡；县长，李之放；

宜阳：县委书记，李浩；县长，王景琦；

洛（阳）孟（津）：县委书记，韩林；县长，魏维良；

洛宁：县委书记，温绍孔；县长，成解；

颍池：县委书记，李仲民；县长，李一民。

除县委书记、县长外，其他县级干部也都作了分配。区级和区级以下干部，根据发展需要再作分配。原则是：本地干部回本地，外来干部根据需要分配。

工委除根据形势发展研究干部分配外，也研究了新区工作和政策。

虽然山高路滑，虽然雨仍在下，但已被分配的干部，个个都精神昂扬地整装出发了。

竹园会议对开辟豫西地方工作有重大意义。这些干部撤向各地以后，很快就和群众联系起来了，开始在群众中扎了根。特别是在有地下党的地方，在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地下党的同志也出来参加公开工作了。随着工作的深入和群众的发动，县、区政权和人民武装也很快建立起来。乡、村政权也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建立了。

竹园会议结束（开了半天）后，工委即向新安县城进发。

新安城数日

工委到新安城后，驻在原国民党县党部的院内。国民党县党部的人都跑光了。新安县最坚决反共的几十年来一直是国民党新安县党部干事长、书记长的刘治民于县城解放的当天夜间逃跑了（后来从外地把他抓了回来，判处死刑，他在行刑前病死在监狱里）。这时候的新安县城，人口还很少，只有5000多人，东西向有一条窄而长的土街，群众都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街上人熙熙攘攘，说说笑笑。处处都议论着解放，议论着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当你遇到熟人时，他们更是热情地欢迎你。这是新安城历史上第一次的革命解放。新安第一次成为人民的天下。

这时候，陈赓同志的司令部驻在城北数里的后峪村。有一天，前委将我们工委负责同志叫到司令部布置工作。我们一面向前委汇报情况，一面听取指示。陈赓同志告诉我们：四纵要继续南下，司令部也要移动，九纵队就要过河来，以后有什么事，可就近和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同志联系。四纵走了，九纵来后，司令部驻在紧挨北城墙的后贯沟村。

不久九纵也大部南下了。洛阳的敌人闻讯开始出动，缓慢西进，意图重占新安城。这时候我军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解放广大乡村，协助地方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面上的对敌斗争，根本没有打算坚守城市。要使城市的最后解放，成为大范围的胜利形势发展的自然结果。九纵司令部也要南下，新安城关将不留一兵一卒。在这种形势下，地委机关也要转移到农村。这时候地委机关只有干部随身携带的一些武器，没有保卫地委机关的武装组织。秦基

伟同志知道后，决定将相当于一个连的干部队留下随地委活动。

痛歼横水之敌

横水是孟津县西临黄河的一个镇子，西南距新安县城 30 公里，东南距洛阳城约 30 公里，是国民党防守黄河，保卫洛阳的重要据点。我过河大军占领新安沿河一带后，四纵后续部队、九纵、干部队伍和后勤物资等都是从新安的几个渡口（西沃、东沃和塔地）过河，其中主要是东沃渡口。东沃距横水只 19 公里。我军过河后，除用一部分兵力袭取新安县城外，还用一部分兵力进攻横水，想及早拔掉这个身边的钉子。如把这个钉子拔掉，既能保障我们的渡河安全，也可便于开展洛阳以北广大农村的工作，也便于以后解放洛阳。

这时候，横水之敌共有三个团，系武庭麟的十五师六十四旅的第一九一团和一九〇团与三十八师十七旅的五十一团。他们凭着高而坚固的寨围子进行顽抗。特别是我军过河后的几天，一直下雨，我军又无大炮，这对攻寨十分不利。因此围攻数天，没有攻进横水。为了不影响大局，不让横水之敌牵制我军兵力，我军就干脆撤离包围，挥师南下。而横水之敌，在我军撤离后多天内，也不敢出来活动。

9 月 9 日，武庭麟认为我野战部队已全部南下，新安北部只有新发展起来的地方武装，于是亲率上述三个团沿着横新（横水到新安县城）公路向新安城进犯。敌军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但当敌军走到中岳料村附近时，突然枪声大作。我军预先埋伏好的部队突然出现，将敌军拦腰截断，把敌军一九一团全部和一九零团一部包围起来。后

面的一个多团敌人，被我军火力压了下去。被包围的敌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被全部消灭了。在这时间内，被阻击的敌军，企图挽救被围之敌，一连多次反扑，但伤亡惨重，终未得逞。

被围者都被消灭了，被阻击者仓皇逃跑。他们已不敢逃回横水，而是逃回洛阳城了。开始时好像是难攻的横水，现在是不攻自破，横水解放了！

据说，敌人逃回洛阳后，议论这次作战，认为解放军至少有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其实我方只有九纵的一个旅（二十六旅，三个团），秦基伟司令员南下时，将这个旅留在新安北部隐蔽起来，一则保护新北黄河渡口不受敌人干扰，二则待机歼敌。由于我们的群众基础好，敌人不了解情况，误认为我野战部队已全部南下了，所以他们胆敢向新安城方向进发。认为这样一来也可以控制新北了。那知他们恰恰中了我军埋伏之计。但是因为我军只有一个旅，所以未能将敌人三个团全部歼灭。

战斗结束后，工委和新安县的负责同志都前来慰问该旅指战员同志。这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指战员同志们的精神特别爽朗，人人都洋溢着胜利后的欢乐。我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和当地群众（何止是当地群众，而是周围数十里的群众）更是为这次胜利而欢欣鼓舞。下午我和刘道安、赵天锡、李之放等同志到司令部慰问部队。临走时，洪远同志送给我一匹当天在战场上缴获的马。

太岳五地委

前委同志随部队南下后，从洛阳到陕州一带地方工作的

领导问题就急需解决。这个地区东西贯串着约有 150 公里左右的陇海铁路和沿洛河而上的洛（阳）潼（关）公路。沿线附近城镇虽然一度解放，但这一段地区的铁路和公路（特别是陇海铁路）是洛阳以东和潼关以西的交通要道，敌人决不会轻易放弃，必然拼命争夺。而我们的野战部队，为了扩大解放区，为了配合全国和各路大军的反攻，不可能在这个地区长时间和敌人纠缠，而是要在广大地区寻找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经前委和太岳区党委研究决定，将黄河以南，洛河以北，东至偃师，西至陕州这个地区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成立地委定名为太岳五地委（太岳区原来有四个地委）。这样做是为了老大岳区能够从各方面直接支援这个新区，能够更有力地配合野战部队的反攻。这个决定是在 1947 年 9 月中旬，建立大岳五地委的同时，也建立了大岳第五专员公署和太岳第五军分区司令部。

这时候地委会的人员组成是：刘道安同志任书记，我任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其他委员有：贺崇升、郭庆祥、丁荣昌、赵天锡、李之放等同志。

专员贺崇升；司令员郭庆祥；政治委员刘道安；副政治委员丁荣昌；副司令刘兆先；政治部主任李俊生；参谋长张振华。

赵天锡和李之放同志仍在县里工作，为了加强地方对敌斗争的武装力量，由太岳区调来两个团（五十一团和五十二团）归五分区司令部指挥。这样一来，党政军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了。在对敌武装斗争方面，除分区有了这两个基干面外，各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县大队，许多区也有了区干队，干部也源源不断地从太岳区调来。因而能够更广泛地开展各种

地方工作。

五分区建立以后，地委就和司令部一起行动，九纵留下保护地委机关的干部队被调走了。

剿匪反霸

在我军过黄河要彻底解放豫西时，这块地区，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外，还有几种反动的武装力量和我们对抗。一种是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那时候，洛阳、宜阳及东数县属国民党第十专区，专署在洛阳；以西属国民党第十一专区，专署在陕州。每个专署都有三个保安团（每个团千余人）。此外，各县还都有保安队。第二种是地主、恶霸武装。豫西的特点是：很多地主、恶霸都直接掌握有武装力量。他们直接掌握的枪支从几十支到几百支不等，除直接掌握的以外，他们还控制附近一部分民间枪支。第三种是反动会道门。这时候最普遍、人数最多是庙道会，其次是一贯道。这些会道门本是封建迷信组织，会员中大部分是迷信思想严重的贫苦农民。他们受苦受罪找不到出路，想依靠会员的互相帮助，但他们却被野心家们所利用。在豫西，利用庙道会的最大野心家是孙殿英。除军阀们利用会道门外，许多地主、恶霸也利用会道门。他们在会道门里积极进行反共活动。他们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八路军）的种种谣言吓唬群众，吓唬会员。所以也有很少数的会员被地主、恶霸，甚至官府组成反革命武装反对我们，并阴谋组织暴乱，杀害我们的干部和武装人员。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的野战部队，经过歼灭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正规军和一些保安部队把大局面打开后，留给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剿匪任务还是很大的。解放初期，各县都

有匪，少者数股，多者十数股，每股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这个地区在七个县，各种类型的匪大约在百股左右，近万人。以渑池为例，就有15股土匪，1000来人。此外，在渑陕交界处的扣门山一带有六七百土匪。洛宁县境有好几股，每股都有几百人。这些土匪头子有的称司令，有的称团长，有的称支队长等等，名堂很多。新安县还出了什么“真龙天子”（潘玉龙）到处活动，组织反共。其实这个真龙天子就是原来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种受国民党和地主、恶霸操纵的各种各样的匪，不仅公开和我们对抗，有的还假装进步，设法打入我们新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里去。有的甚至愿意受我们改编，事后再阴谋进行叛乱。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地主、恶霸们认为我野战部队只能一扫而过，我们地区的基干武装不多，县、区武装不仅数量不多，而且绝大多数还都是新组织起来的，战斗力不强。所以他们拼命反抗，企图赶跑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企图把已经被打垮和被打乱的旧秩序重新恢复过来。对于较大的匪股，主要由军分区的两个基干团来剿；对于较小的匪股，主要有各县大队、区干队和民兵武装来剿。随着群众工作的逐步深入，随着剿匪反霸运动的开展，地方武装发展很快。就以陕、渑、洛（宁）、宜、新、洛孟（暂并一起）六个县来说，自过黄河以后两个来月的时间，县、区武装就发展到4000多人。其中陕州500多人，渑池700多人，洛宁1100多人，宜阳250多人，新安1200多人。加上两个基干团，全区共有武装力量7000多人。就人数讲，在我们过河后的短时间内，土匪（我把前团说的几种反革命武装都称为土匪）的人数比我们多一些，但是他们：第一，不仅没有群众基础，而且为群众所深切痛恨；第二，在